

明臣奏議一〇





議 奏 臣 明

(十)

選 敕 宗 高 清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明臣十
奏冊
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敕選者 清 高 宗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大

(再)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臣奏議卷三十七

蘭地善後機宜疏 天啓四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恭報蘭地情形與善後機宜仰祈聖裁以期安攘事。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吏逼進龍場擒會掃穴。又慮會黨懼死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遵旨擒會建功贖罪去後。隨據各路道將塘報官兵大至龍場齊入得功有差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僞都督李遠達蔡金貴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匱財於是親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洲江門永安永寧與詢問古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衛一帶皆膏腴地也。衛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尙未獻俘而蘭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爲利翻以養兵爲累故談及改流輒多蹙額。但二酋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卽欲仍置宣撫將與之誰人乎。況永寧一塊土西自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闌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遙最難照應。譬如人腹心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苗無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脈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侵尋至於二逆肆惡橫行已無天日在蜀以爲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爲鄰苗而置之不較陰謀旣久一旦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此亘古未有之變也尙可因循苟且不爲長久計哉。以臣之愚參之衆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爲界自河以

東龍場一帶。悉以與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苗。保護內地。計無善於此者。若黔省以爲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敢侈開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參人情。似不得不出於此。惟聽廟堂之公議。皇上之酌裁耳。至於二酋。業已無黨無家。入險遠遁。或旦暮擒縛。或遲以歲月。通未可知。惟黔蜀唇齒。利害相依。屢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林兆鼎提兵一萬。殺衝羿子猱猱等關。直入大方。該撫臣卽留合營兵。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摻籌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括而又括。錢糧借而又借。小民之仇。僞未復。膏血盡罄。不戢自焚。最爲可慮。臣憂心如惓。不能朝夕。疆土旣清。蚤宜確議。一面設法。將各兵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臯謨。合詞上請。伏乞皇上俯賜裁定。敕部院會集九卿科道。從長確議。覆請轉行臣等。次第料理奏報。庶西南苗羿之地。奠安於萬萬年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疏入。帝從之。

地震陳言疏 天啓四年

畢自嚴

臣惟春秋地震必書。誠重其事也。微臣觸目陰陽之舛戾。因縱觀時事之艱危。豈容無說以處此。東則製械造車。憫然思逞。西則陽順陰逆。狡焉難憑。則可虞在邊境。遼餉加派。在官雖徵其所不得不徵。在民實應其所必不能應。則可虞在窮民。左藏空匱。而沿邊之兵餉不能時給。卽最急如榆關。亦以海運暫停。轉

輸靡繼。每懼裸體脫巾之呼。或出風餐露宿之旅。則可虞在卒伍。軍興方殷。飛芻輓粟。固不容已。然瀚海風濤。而長年三老。每葬身魚腹之中。卽竭蹶芻牧。而重趼繭足。多困踣輪蹄之下。誰非赤子。而茹苦至此極也。則可虞又在運務。凡此皆足兆異。皆足鬱和。臣自嚴濫竽督餉。承乏撫方。值災異之洊臻。思奉職之無狀。所當痛自修省。不遑寧處者也。夫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懾人君。而亦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應之以實。則震懾實爲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爲譴責。故天之鑒下也。洞見於幾微。而君之回天也。轉移於呼吸。卽今似有不容不亟爲修省者。如煌煌綸綍。間由中旨之傳宣。致令輔弼不得關其事。萬舉萬當而一誤。則救藥靡施。將無啓煬竈而滋猜嫌乎。是內批當慎也。如瑣瑣婦寺。渥承延世之寵光。致令樞筦不能守其法。作威作福。而一輕。則勞臣解體。將無嗟濫觴而叢指摘乎。是恩澤宜節也。乾坤之生才有限。乃以骨鯁之大僚。而一言擯斥。以道學之名儒。而投老巖穴。以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莽。棄麒麟於伏櫪。舍榘梓於斷溝。將無失算乎。是人才宜惜也。金吾之鞭囊。總屬朝家之扈蹕。羽林之貔虎。孰非王國之爪牙。顧寄兵柄於貂璫。幾同伏戎於肘腋。旣糜大內之金錢。且貽他日之隱禍。將無非計乎。是內操宜罷也。以上四者。均足爲聖德之虧損也。伏望皇上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意得。陰陽和災而變消矣。疏入。帝不納。

地震頻仍疏 天啓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有災異則有感召。有感召則有事應。今瀕津數百里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輸之地。則皆臣罪

戾之所感召也。請詳言之。津海國也。蛟宮蜃窟。人所爲望洋卻步者也。今樓櫓餘涵天。煌銜尾。日驅一方民命。以擲於驚濤怒颶之中。此其地利安乎否也。津餉皆新餉也。海內所爲竭澤而漁者也。左輪關。右輪鮮。梯航無已。耗敝中原。此其民情安乎否也。津兵皆新兵也。所爲備神京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竟調薊門。調關門。足不停而席不煖。弱者踣於路。強者竄於途。今日壁壘幾空。猝有緩急。將何以應。此其兵力安乎否也。津海地利兵民。無一得安其常。而謂坤輿職載。獨能循其寧靜之體乎。邇者風霾屢作。雨澤愆期。皇上方下明詔。與大小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告矣。以宅中定鼎之區。而競競搖動。是豈可以修省之空言。而回旣怒之天心乎。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而佚遊宜戒也。儉德維圖。而賞賚宜節也。啓沃當遜。而召對宜舉也。以至深宮燕處。培養無疆之祉。尤不可不慎也。凡此皆修德之屬也。臣又願以修政之說進。東事方熾。而邊防無使弛也。蓮妖已平。而蚩愚無使擾也。遼民久困。而反側無使驚也。以至採納忠諫。慰答寰宇之望。尤不可不蚤也。凡此皆修政之屬也。誠使德政交修。法成湯之自責。則天不能爲災。地不能爲異。而皇圖愈爲鞏固矣。

疏入。帝不納。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天啓四年

楊 漣

臣竊惟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資入內地。初猶謬爲小

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鄧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託言疾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

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衛。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威嚇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窖。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撈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儵。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離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瀆。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

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貨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轡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而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而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尙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並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疏入。忠賢黨魏廣微調旨切責。自此忠賢日謀殺漣。次年再興汪文言獄。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法拷訊。遂於夜中斃之。

請除奸璫疏 天啓四年

蔡毅中

臣思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事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奸璫爲忠代之受過。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

事。願皇上遵之。謹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聞舉朝公疏。神宗遂不動聲色。而戍保於南京。今忠賢無保之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悉究舉朝羣臣。欲於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不禮羣臣。今又欲於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而皇上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卽不加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並著。與神祖媲美矣。

疏入。帝不納。

糾傳槐疏 天啓四年

左光斗

臣惟君子之別於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鵠終不可以爲鳥。鳧終不可以爲鶴。其好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臣於本月十九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槐。爲邪臣比匪。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葆太和。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塗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仇。似乎科臣猶知有有道。有清塗。有善類也者。而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著落何在。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呈身於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於山人墨客。絕迹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

腹心。臣有以知槐之意矣。槐之意不利於考功。有鄒維璉。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於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於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爲銓司。亦嘗亟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隨同鄉諸臣後。一繳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必欲與之爲讎也。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倒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也。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例得預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冒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爲兄弟。脈絡機鋒。長安冷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瞿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忝竊非據。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從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在言路。不能獎恬拔滯。爲何掃除清流。顛倒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另選賢才。代茲重地。疏入。帝有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跡自明。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再劾監織中涓李實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以蘇松兩郡料額有定無點金之術以遂織監谿壑之求李實因此肆螫於同知楊姜臣願一罷以白此丞之無他而皇上不加臣以譴逐更令安心供職又念臣力請免楊同知之逮治而革職爲民此不惟臣荷優容之仁卽楊姜亦深感寬處之德然而姜原無擅減之事以此坐錮臣雖覩顏就列誠有大不安於心者頃又見李實撫拾逞辯鋒深情遁措詞倨侮垂涎無厭皆由宵小指點提弄臣不明白參透定貽不了釁端夫袍段以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額止有此數卽實之疏亦不敢謂蘇松料額有濫此數之外事理甚明不煩喋喋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減昔漢文帝以卓犖革履致海內之殷富宋仁宗因陝西用兵行三司議節省宮壺服御假令姜果能爲皇上減省冒費是以中興之主望皇上則固敬君之至者豈不卓然賢吏然而原非有減也皇上聽實之言而以擅減不敬坐姜此天下所共憐臣之所大不安而皇上所當轉圜而昭其覆盆者也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官府之俸開密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乃又有背違成憲決裂舊章兩事則歲改袍船是已夫李實初時之營領袍差也曾具疏欲踵孫隆行事而孫隆於蘇松袍服之外未嘗侵管鎮徽寧廣各府州歲改此數處向無貂璫之跡今一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參隨絡繹驛遞怨咨萬一奸民構出事端誠恐禍生叵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累年之規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憂近來數郡中攫取已收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於地方不再計而明矣此其必不可紛更者一也又袍船每歲八隻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也今忽增造二隻歲歲要加派修造之費驛驛要設處夫廩

之費。李實不過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挽曳之苦不恤也。漏關閘萬千之稅不念也。此其必不可紛更者二也。大凡管織造之官。多勸皇上奢侈。少勸皇上節儉。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強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之虛冒。實自視於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伏乞皇上嚴諭李實。於歲改袍船一事。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撥置。恣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甘爲聖世逸民。更當諒其無擅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臣言見采。地方蒙庥。雖加三褫。臣官有餘榮矣。

疏入。得旨。楊姜稽誤袍段。把提運船。已從輕處。巡撫官表率一方。職專察吏。豈得漫無甄別。一味護庇。如再瀆陳。楊姜定行拏問。

請興江南水利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江南蘇、松、常、鎮、四郡。幅員不過五百里。歲輸租粒二百餘萬。最急莫如水利。而水利之最大者。莫如吳淞、白茅、劉河、三江。蓋環蘇、松、常、與嘉湖數郡之湖澤。咸歸翕於此。爲宣泄入海之道。近劉河一線。僅通吐納。而吳淞與白茅二水。則淤爲平陸。前代屢濬。具有史志可考。國朝永樂二年。尙書夏原吉來濬之。正統六年。工部侍郎周忱濬之。隆慶四年。都御史海瑞濬之。至今而五十餘年。並未施工。以致吳淞、江自澳塘以至新涇口。及東西蘆浦、三壩等處。六七十里。淤澱不通。白茅則海林、塘墩、鎮涇等處。俱久填塞。先

後建議之臣皆以爲請。本屬鄉紳亦每每叩關求濬。而輒以費浩中寢。三吳百千萬生靈之命脈引領此舉。而皇上未有治水之命。地方不敢擅興大役。邇年小有水災。低田輒淹沒。直浙數郡皆受其患。如常州吳江常熟崑山嘉定上海青浦無錫宜興等邑之間。荒田數萬頃。每遇漕白兌運之時。有司但得派高鄉攤補。而高鄉賦役原重。又不甘心爲低區白賠。以此有司常考成降罰。而小民受敲扑追呼。亦終不能完額。今年巨浸暴漲。瀾千里者。水之爲害也。雨後停蓄經旬不消者。水利不修之爲害也。若今日又因循不治。則東南水患日甚一日。而國賦與民生兩受其累矣。臣查都御史海瑞開吳淞。用銀七萬有奇。前按臣薛貞曾委官估計數目。亦不相遠。白茅則知縣宋賢力請疏濬。大約工力可五萬而足。通計兩江工費以十二萬計。查三十六年除應天六府賑濟不計外。蘇松等府實蒙發賑銀五萬。度今時詘。皇上不能多發帑金。而賑災不可少。或可就以賑數再添一二萬。發開河工。臣檄各鄉飢民盡赴工作。計丈定工。計人授糈。計日給值。所全活必無量。而水利亦興。後雖有霖潦不至傷稼。昔宋臣范仲淹守臨安。遇歲凶。轉乃大興工作。募飢民赴役就食。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今臣所言實尙欠五萬兩。容臣於所屬再搜括積欠。導河銀並贖贖再查照往牘。或量行徵派。以奏其績。若夫濬之之法。惟在尋其故道。淺者深之。窄者廣之。應聞者開。應堰者堰。應石者石。豪民有於淤地之傍墾成業者。如不大妨河心。寧稍縮其河面以存之。期於水通而止。但不許一二奸猾占淤塞爲私業。昔成祖命尙書夏原吉出治水。遣官齎水利集以賜原吉。其注意如此。是以奉行者皆殫其心力。克有成功。今皇上若肯留神此舉。乞於工部司屬中簡任練達官一

員來董其事。以明聖意之決。方不爲道傍之築。至於分任府佐等官。則就所屬可揀用也。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請修省以弭災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看得臣屬松江。去春已有地震之異。今次且震亘數百里。搖動數郡矣。抑且有一二時而兩三震矣。震而瓦木有聲。至有圯城頽屋者矣。稽之史曰。陽爲陰所填而不得升。則震。姑勿論占驗之說。豈有陰壓陽而二氣不干五行不愆。災沴不生。人物不戾者乎。伏見報京師地震。奉聖旨。今歲各處災異。及京師地震。朕深懷儆惕。封疆多事。著內外臣工盡心職業。務修安攘實政。毋事虛文。臣等躬值此異。皆奉職無狀所致。除痛加修省。及申飭文武將吏矢心愼。共圖消弭外。竊照江南祖宗陵寢之地。財賦數百萬所出之區。此地安危。天下治亂之候也。而今日天時人事。有大可憂者。江左素尙風流。重儒雅。近乃好談兵語亂。伏覩皇上銳意求治。臣等方以爲是中興之象。而左道妖言狂妄不逞之徒。見邊事尙急。派徵無藝。且曰。是季世之象。偏袒而奮白梃之秋也。轉相愚惑。遂漸構逆萌。雖各各就捕。而餘黨豈盡消滅。臣卽條教與刀鋸並行。未便回心嚮道。不可不謂人心之變也。又去歲七八月忽旱。垂黃之穎。轉爲半實之穗。棉花則半顆不結。而歲征布縷。皆謀轉鬻於中州。各河道處處乾涸。卽孟河太湖之間。素汪洋澎湃。且枯澀不可行舟。貨物柴薪一時湧貴。父老皆以爲百年未見之異。臣於歲災未敢輕報。以啓小民觀望負稅於水涸。亦不敢輕報。以不祥災異傳播中外。然而不可不謂天時之變也。有此二變。而地震隨之。臣等又虞